



十月二十日

上午十時，從彰化開出三輛小轎車，彰化縣佛教支會理事長林大慶居士親自送行，十時半在臺中站前的廣場上停下來，樂隊爆竹聲一齊響起，有一位長得頂美麗的小妹妹到老法師的面前獻花，朱斐居士指揮着歡迎的行列，李老居士等忙來和老法師招呼。我注意一看，四百五十位男女居士秩序而立的向法師們問訊，向我們微笑，有很多手中都拿着念珠，一種整齊莊嚴的感覺，使我由衷的生起敬仰。

我們魚貫的被招待着走入車站的貴賓室——鐵路局臺中段的張段長為接待我們特地開放的。在眾目睽睽下，我們像從戰場上歸來的疲兵，又瘦又黑，還有慚愧的心情交織在心中。

師父介紹我們拜見了好多位大居士——李炳南居士、朱斐居士、唐湘清居士、周邦道居士等，我們都一一合掌問訊。還有靈山寺的住持德欽尼師，她那高年的道貌，莊嚴的儀表，我們不由地就向她頂禮。

二十分鐘後，我們轉車到慎齋堂用午餐，美味可口的素席，加之主人的頻頻勸用，離桌時，每人都是肚飽腹滿。

宣 傳 影 印 大 藏 經 日 記

(下)

張慈惠

飯後，我們幾個人是在張月珠堂主的病榻前，唱歌為她祝禱，佛陀的慈光庇佑她，使她早日痊癒。

聽說，幾年前張堂主曾當選臺中佛教支會的理事長，以一位優婆夷在佛教中有這樣名望，受人尊重，真是我們女眾界的光榮。

我又聽說，慎齋堂張堂主辦過幼稚園教師訓練班，為社會造就過不少佛化的人才，佛教真該這樣做啊，我萬分的佩服她！

三點鐘我們出席臺中佛教蓮社中慧班女青年們的歡迎會，先由中慧班的班長林秀煌，魏淑貞二位小姐用國語及臺語致詞，繼由我們宜蘭的慈雲蓮友答謝詞，慈蓮蓮友還被請出來大發議論，說了很多我們佛教青年應該互相共勉應該團結起來為佛教努力宣揚的話，南老法師、師父，李老居士都被大家要求開示，後來還請廣大法師獨唱戒定真香讚，林覺尊蓮友開放錄音機，我們吃了很多的糖果，直到四點半鐘，我們合唱「佛教青年進行曲」，帶着愉快和感激的心情，向三十多位中慧班的姊妹們告別往靈山寺休息。

當夕陽西下時，我們從靈山寺又走進佛教會館的大門，為了是應他們請的晚餐。師父說：「以前有位德林上人住在這兒，他最喜歡讀書藏書，是本省對佛學最有研究的人，四年前圓寂後，所遺無他物，就是那一樹又一樹的經藏佛書」。

佛教會館現由精明強幹的妙然尼師住持，整理得莊嚴清淨。我們還參觀了她們所辦的幼稚園，幼稚園負責人楊秀和女士，她曾任嘉義空軍子弟學校校長，很善於言談，我早就聞名她是一位佛教臺語翻譯專家，我這個初學翻譯的人很想請她指教一些經驗之談，可是佈教的時間又到了，只得依依而別。

七點半鐘，我們開始在家職學校的禮堂作在臺中第一天的佈教。不，應該說是宣傳藏經，因為在大德林林的臺中，除了法師們以外，我們這些初學者，佈教豈非代佛說法？除宣傳藏經，我們到臺中只能說是訪師學道。

十點半佈教結束，返抵靈山寺時，仗着依稀的燈光，我看清了全寺莊嚴的寺貌，白天來去匆匆，竟沒注意到靈山寺是這麼清靜幽雅的聖地。步入大殿，一股清香，我情不自禁的五體投地，向着蓮座上偉大的佛陀頂禮。

十月二十一日

溫暖舒適的寢具，使我們一覺睡到天明，醒來時趕緊盥洗，拜佛，即應朱居士所請的早餐，別開胃的食品，油炸麵包和自製豆漿……我們很感興趣，一個又一個的，吃到肚子裝不下時，才放下筷子。

朱居士是菩提樹雜誌的主編及發行人，住的地方是二層樓，樓下

門前還有用玻璃框做起來的閱報欄，裏面貼滿了佛教的照片，使人一看好像是佛教照片展覽會，這是新式的佈教，朱居士為了宣揚佛教，腳踏實地的苦幹，真是用心良苦。樓上除佛堂外，看到的盡是書和雜誌。朱居士送了我們每人一個像念珠那麼大小的小葫蘆，小葫蘆中有一尊觀音菩薩的聖像，我們都放在眼睛上對着孔虔誠歡笑的瞻仰。我們以後一定像鐵拐李背葫蘆，把它掛在身上，作為智慧吉祥，降魔驅邪的紀念品。呵！你看，慈蓮在翻着朱居士堆得幾尺高的信件，原來她是個集郵專家哩！朱居士國內國外四面八方寄來的信，在集郵的人看來，那五花八色的郵票，像是寶物一樣。

朱居士的太太鄧明香女士，樸素大方，很親切的招待我們這一行，我們從法師們的口中，知道朱太太不但賢惠，而且用國語臺語，都能登臺演講佛法，聽說朱居士用國語演講，常常就是朱太太翻譯。夫婦隨隨，佛化的家庭真是幸福。——我的日記如果繳梓的能刊載於菩提樹雜誌，希望大主編的朱居士不要刪去這一段。——（編者按：慈惠居士的這一段話，都是過分誇獎的，請讀者不要信他。）

早餐後，約九點鐘時，請朱居士嚮導，參觀寶覺塔和大悲講堂，佛學院男女同學，及向負盛名的臺中公園。中午十二時趕回靈山寺，

大殿上已大排素席，穿長褂及拿念珠的大居士已到了百餘人。這是臺中蓮社的蓮友共同歡宴印藏宣傳團，供養南老法師及諸位法師。

十二點半鐘，開始用飯，我們看到破天荒的請藏熱烈的情形，張居士要請一部，李居士要請一部；很短的時間中，就預約登記了四五十部。忙得臨時登記的朱居士有應接不暇之感，鼓掌的聲音此起彼落，佛陀真是偉大，在這裡好像是看到法寶重光了。

今晚仍是在家職學校大禮堂佈教，兩天來蓮社的諸同修又幫我們在環島佈教的日程裏劃上順利，圓滿而又最有意義的一頁。

十月二十二日

日月潭美麗引人的風景勝地，聽說聖僧玄奘法師的靈骨不久由日本歸國就要供奉在這裡，每個人心目中的仙境，都以能一觀其真面目為快。

一早，就向老法師及師父告假，我們好玩的十餘人，乘了八點鐘的汽車，汽車在灣曲不平的山路上，行了三小時才到達久已嚮往的日月潭。

碧靜的潭水，矗立於雲層中的山峯，潭中的光華島，飄浮的小舟，岸上的大樓，一切給人的印象是靜，靜，正是來自繁囂城市人們所需要的享受。

優美的景色，彌補了一路上的顛簸勞頓的辛苦。經田野，穿山洞，滿天飛舞的灰塵，窸息的車箱，如今全被拋到九霄雲外。雇了汽艇，我們一行十二人，

漫遊對岸的化瀆社，以及光華島文武廟。廣慈法師同民聲日報的編輯李春陽居士，老是談個不休，難道這美麗的風光也無心欣賞嗎？

今天適逢星期六，遊潭賞景的紅男綠女特別多，尤其是著名的毛王爺家更是水洩不通。房間裏忙著打扮，走廊上爭着要和高山族合影的場面真出人意外。天然美麗的日月潭的風光，却幫着造成了小瀆社的繁榮。更有一些平地無知的村姑爲了圖利，打扮成山地人與高山族的樣子和遊客照相，以換取三五元的代價。問她那裏人？回答：「當然是高山阿眉族！」這樣的無知，使人連想到說「月亮也是外國的圓」的中國人，真使人爲大漢民族而痛心！

遙遠的旅程途中，就佔去太多的時間，才下午三點，我們不得不準備返回。

汽車不停地奔馳，但是追不過那西山的落日，漸漸大地被黑幕籠罩了，我開始躁急，師父，愛姑，一定伸頸張望着這群農出未歸的孩子吧？像慈母一樣，他們一定惦掛着我們的安全。

下車後，連奔帶跑地回到靈山寺，師父站在大殿的外廊，對我們說：「晚上沒有你們的事，老法師和我要到蓮社去講演，你們洗澡，吃飯，早點休息！」如獲大赦，一個月來渴望不到的假日，難得的今晚，每個人高興得跳起來。

人的食慾竟這麼利害，飢疲交迫的我們，進入餐堂，如狼似虎的把飯桌上的菜一掃而空，等飽滿以後，才覺察到這實在是太不禮貌，

太是華人的舉動，但是有哈辦法？凡夫終究是畏果不畏因，廣法師說：「你們真是狼吞虎嚥！」大家唯有羞慚的相顧而笑。

十月二十三

臺中蓮社文藝團的蓮友，華福良，許炎發等三十多人特地趕來靈山寺攝影，後來對立在大殿的兩旁，在佛陀的慈光庇照下，我們大家互通姓名結緣。

十二點五十分的平等快車，我們依依不捨地向臺中告別。月臺上諸蓮友熱烈的歡送聲，我們還聯合起來大唱佛教青年進行曲，全車站給人潮擠得水洩不通，那歌聲象徵着佛教的前途光明燦爛，我欣奮得不禁要高聲叫出佛教萬歲的呼聲。

到竹南，又換乘汽車約一小時才到達獅山山門。在山下把行李寄好開始一圓登佛境，經過靈塔，穿過淨土門，沿途遊覽，四點多鐘才攀登到最高的元光寺。

一切都是出乎意外，老婆婆們居然穿著出家的僧服在路邊賣山上的紀念品，照片，筷子，山上非常熱鬧，男女遊客到處可見，若非不停地喘氣，真以爲是在逛公園呢！

唉！天暗了，一片漆黑籠罩了週圍，好容易摸索着洗了澡，就開始工作。生活就是這樣的忙碌，雖是寥寥無幾的聽眾（寺內幾位住眾及二三個投宿的遊客），我們仍不肯讓這天輕易地過去。那那微弱的光，廣法師對她們講說了此次印藏的重大意義，並希望每位佛教徒都能一致熱烈地起來擁護，然後覺尊居士又選映四卷幻灯片才結束

回到房間，慈慈等都睡熟了，大概是因螢火似的光亮使這些臨時的新聞記者無揮筆之地。

睡覺的時候，紛亂的妄想都像潮水湧來，我想到養老院，收容所，那裏面是多麼自由，多麼不講秩序；我又想到不講價錢，任旅客施捨的大旅社，我又想到佛教太偉大了，我又不禁傷感起來，我就這麼進入夢鄉。

十月二十四日

太陽一升，驅走了駭人的黑夜。吃過早飯，除師父一人有事留寺以外，我們一行就經海會庵，靈霞洞，金剛洞，朝萬佛庵進發。

空負梵刹之名的××洞，大概是因爲住持不在之故，守寺的幾位帶髮修行的老太太，對我們所說請藏的話，全當耳邊風，甚至連什麼是藏經也不知道。廣法師，李居士那麼婉轉懇切的叫她們請住持回來商量，她們還是置之度外。真使人傷心，只在臨走時很親切地叫我們「再坐，再過來！」我想，她們也許認錯對像了吧！

我們一一的參拜了金剛寺，萬佛庵，水瀟洞，在獅山的寺院，唯一的特色，就是利用天然的岩洞建築起佛殿，水瀟洞也不例外，但它的環境却更較奇特。

水瀟洞位於深淵中，利用鉅岩作屋頂，中供佛陀聖像，洞前有滴瀝滴瀝的水瀟，旁邊有潺潺的流水聲，仰望是又高又峻的崎嶇峯，我念出了蘇東波的古詩：「溪聲盡是廣

長舌，山色無非清淨身」。折回萬佛庵午飯，大家提議早點回去，於是沿來路回到元光寺，時已是下午三點一刻。

路上，我默禱獅山多出幾位高僧大德，像水濂洞中如淨老和尚，像元光寺的會性法師，萬佛庵的智道尼師，使它真能成爲佛教勝地。

十月二十五日

天剛亮，就起來吃飯起程，到新竹青草湖的靈隱寺，已是十一點鐘了。

青草湖靈隱寺的風景，真是不虛傳。我像走馬看花似的繞了一圈，隨即就吃完飯和慈宗慈生等忙回宜蘭，因爲我們的假期又到了，明天還要上班。我們只分到一張在新竹佛教的日程表，今晚在新竹寺前的佈教又不能參加了。

坐在火車中，我老是感到遺憾的就是時間不允許我明天和大家去參拜福嚴精舍和一同寺。聽說福嚴精舍是印順法師新建的道場，裏面住有十多位法師研究佛學，山下不遠即是一同寺，是一座女衆修行的寺院，我走在路上只遠遠的看到寶塔和藏經樓。

今天適巧是臺灣省光復十週年的紀念日，火車上乘客特別擁擠。天完全暗了，我們才回到宜蘭。

十月二十六日

坐在辦公室中，無意間在公文袋裏拿出昨天在新竹佈教活動的日程表，上面寫着：廿五日下午二時於靈隱寺開座談會晚間七時在新竹佈教。廿六日上午十時在關西戲院

佈教，下午二時在潮音寺佈教，晚七時在竹東鎮國民學校大禮堂佈教。老法師等一定是太辛苦了，爲了宣傳藏經，每日要親臨幾處說法，佈教家的精神真令人可敬可佩！

關西和竹東這兩個地方是客家人的大本營，我聽說過那些地方都是住的廣東人，宣傳團中上至團長南老法師和諸位法師，下至我們弘法隊，沒有一個人會說客家話（廣東話），語言不通怎麼好佈教呢？我預想今天是環島佈教的最後一天



不可思議的法門

大和尚舍利弗，跟着文殊師利菩薩，去看

維摩詰先生的病，在維摩詰那間除了一張病牀以外，便空空洞洞的病房中，文殊師利菩薩，和維摩詰先生，老是滔滔不絕地在談佛菩薩的大道理，好半天，舍利弗有點不耐煩，他的腿站的似乎覺得有點發酸了，他向房裡四處一瞧，看不到甚麼可以坐的椅凳，他想他們來了這許久，難道沒有一個覺得疲倦嗎，爲甚麼連坐的地方都沒有，這怎麼辦呢？

「舍利弗！你是想來聽法，還是想來找坐的地方呀？」維摩詰這老頭子真不含糊，他一方面雖然在和文殊師利聊天說法，另一方面，舍利弗心裡一想還沒有說出來的念頭，他也已經知道。

「我自然是爲聽說法而來，並

，一定不會如理想，我又默禱着佛陀慈悲，能讓宣傳團順利的完成神聖的任務。

十月二十七日

宣傳團今天回臺北了，我想到印藏委員會的東初法師，張少齊，李子寬，孫清揚，錢召如諸居士等，一定會歡迎宣傳團的歸來，可惜我不能參加盛況，真是遺憾。

十月二十八日

從宣傳團出發，到今天是整整

不是爲找坐位啊！聰明第一的舍利子，猛地地被問，自己也覺得不大好意思，只得如此回答。

「喂！舍利弗，求法的人，連身體犧牲了都可以不必顧念，何況身外之物的牀座。」維摩詰並不因驚子的回答而滿意，他就利用這個機會，來告訴舍利弗：「求法的人，不可以起妄想，不可以有雜念分心。……」

「……」維摩詰繼續說了很多的大道理。

「文殊大士，你走遍了無量無邊的世界，請問你那一一個佛士有最好的坐位？」

「在東方過三十六條恒河裡的沙這樣多的國土之後，有一個世界，叫做須彌相，須彌相世界中的佛，叫做須彌燈王。那尊佛修成因功德而造就的獅子座，佛身高八萬四千由旬，他的獅子寶座，也高八萬四千由旬，是第一等莊嚴漂亮的坐

四十天了。今天是師父和弘法隊諸蓮友歸來宜蘭的日子，我們大家忙着到車站歡迎。像是歡迎凱旋的隊伍，車站上的人潮擁擠，每一個老少蓮友的心頭都是甜蜜蜜的。

聽說大家還要開茶話會爲師父和諸蓮友洗塵，並要聽聽環島佈教的經過。

中華佛教文化館影印大藏經環島宣傳團結束了，不，佛教太需要宣傳了，我們願奉獻出一切，永久爲我們皈依的聖教宣傳！（完）

何博元試譯

位。

文殊師利講完這話之後，維摩詰便顯本事，用神通告訴須彌相世界裡的須彌燈王佛，於是說時遲那時快，須彌燈王佛把他的獅子座，馬上送三萬二千個，到維摩詰的病室裡。

這些獅子座，在舍利弗他們看來，真是太偉大，就像一個螞蟻看喜馬拉亞山一樣，就看不清楚的甚麼原子龍材料做的，也看不清有多高多大，說也奇怪，空空的維摩詰室中，不但容納下三萬二千聽講看病的大衆，不見得擁擠窄小，現在增加了三萬二千個每個八萬四千由旬高的獅子座，還是不覺的狹小，只有七千由旬的地球，居然也容納下三萬二千個八萬四千由旬高的獅子座，而沒有變化。連廣岩大城也是沒有變化，維摩詰室中的沒有被縮小，維摩詰室外的也沒有被放大。